

■ 特别敬礼

五一,致敬小陶们

◎王珍

“王珍姐姐。”听到有人在喊我。一回头,看到陶苗凤朴实无华的笑脸。她的手上拎着一袋牛奶、蛋糕、香蕉和速食米粉,很贴心地说:“看了一个上午的病,你和妈妈一定是饿了。下午还有好几项检查,这周边也没什么店,先吃些东西垫垫饥。”

小陶是我在住院的父亲的护工,她尽心尽责地照顾我父亲,让我们全家一直感激在心。近日,感觉我妈妈的记忆力有点衰退,我想带她去医院请医生做个评估。我是借了小陶之名,才说动不愿意就医的妈妈去的医院。我说:“虽然疫情期间,我们进不了病房看爸爸。但看一下精心照顾爸爸的小陶,当面对她说一声‘谢谢’也好啊。”妈妈欣然前去,然后就“顺便”看了一下医生。

小陶对我们,好像是到她的家中客人,她竭尽所能来招呼、帮

助我们。难怪爸爸一直在微信视频里对我说,他现在是在小陶家中,小陶对他非常客气。一位护工,掏心掏肺地护理老人,让老人在医院居然有了家的错觉!这真的不是一般的好。

天冷了,我都没来得及送冬衣,我看到父亲身上已经及时地添了衣衫,小陶把她丈夫的衣服拿来给我爸穿上了。爸爸说要吃什么,只要拿得出,小陶会立马递到爸爸手中。给爸爸泡脚、剪指甲、洗澡、刮胡子,最苦最累最脏的还是每天数次为大小便失禁的父亲擦洗清理,这真的是太难为她了。父亲在头脑清醒时,也会说一句“很过意不去”。

我每次对小陶说“谢谢”,她都会略带羞涩却非常由衷地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是应该的啊。”其实,但凡善良的人,良好的职业道德一定是标配。这就是敬

业啊!

和大多数护工一样,小陶不会说什么闪光的语言,也没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中慷慨激昂地演讲,更不会把漂亮体面的话放到台面上作秀,也稀有机会面对记者或者是采访镜头,甚至都不懂得把自己人性中最闪亮的那部分在朋友圈亮个相。他们善良美好的人性,像深埋在土里的金子,需要记者、作家和每一个人的良心和慧眼,去挖掘、去擦亮。

我们常常开口闭口在说什么稀缺资源,紧俏人才,我觉得保姆、护工就是!因为再有档次、再好的养老机构,再高级先进的硬件设施,若是缺少护理人员人性化的服务,一切就是假大空。

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好保姆、做好护工的,任何一家正规的养老机构或者医疗机构,对保姆、护工都没有就

良,有爱心、有经验、有智慧等素质要求,全都是一名合格护工的必须。曾经听一家三甲医院的护士长说过,他们对护工是有要求的,动作粗暴,脾气急躁,缺乏爱心的人,再是年富力强,都得劝退。

但有不少人一面抱怨找不到好的保姆、护工,一面却连一点珍惜之心都没有,甚至都不肯给他们一剪正常的、不带任何色彩的目光。凭心而论,他们的工作苦累脏,他们的待遇并不高,还常常得不到起码的体谅、理解和信任,更别说是尊重了,甚至还有

人很过分地把最脏的脏水泼向他们。

在各种给养老机构抹黑的传说中,最可恶的就是一砖拍死所有的保姆、护工,说干这一行的全都是来自农村、没有文化、素质低下、贪得无厌、随意打骂老人的恶人。仿佛他们来城市不是来打工

的,而是来骗钱、作恶行凶的。如果这些话是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嘴里说出来的,我不得不怀疑他

人品。既然如此污名保姆、护工,那有事别找他们,直接自己上吧!总不能把老人当作送入虎口的羊吧?

那些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说三道四、流言蜚语,让我很心疼小陶,以及和小陶一样的保姆、护工们,因为在我和小陶相遇、相识、相知后,更坚定了我对人和人之间该相互信赖和友善的信念,让我觉得人心换人心的真实存在。

在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好的保姆、护工越来越不可或缺,已然成为最可爱的群体之一。每当我面对小陶,除了依赖和感恩,更像面对每一行的佼佼者一样,肃然起敬。护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最想致敬的劳动者!

■ 亲身经历

抗疫宏大篇章里的精彩插曲

◎朱逸

距离4月23日,杭州市拱墅区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已过去几天,与疫情的战斗依然胶着。

在城市的最基层,防控疫情最重要的社区阵地战也已开始。面对传播力极强的病毒、复杂的社区形势,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国科大肿瘤医院)连续每天派出200多名队员外出采样,分布在167个不同点位,采样量达30万份,构成了抗击疫情宏大篇章里的精彩插曲。

“医小白”的进阶之路

早在4月6日,该院邵国良副院长就提出了“人人过关,人人会采样”的口号,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经过学习成了一名“医小白”。

虽然经过了正规的院感培训,但真到第一次出任务时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具体表现在每穿戴一次防护服我都要和队友反复确认顺序是否正确,防护是否到位。

4月25日临上车前,内科护士长俞新燕看了我一眼就脱口而出:“你口罩戴得不对,都往下掉了,这样很危险!”但此时的我已穿戴整齐,只能艰难地把口罩往上提一提,就匆忙出发了。

她关切地问:“你培训过了吗?”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穿脱防护服和采样都考核过了,就是没有实操经验。”如今,只能硬着头皮上。

根据杭州市拱墅区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目前在社区开展工作的主要有四批人:国科大肿瘤医院

的医务人员负责核酸采样;龙山社区干部负责扫码、分发咽拭子;绿城小区内居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和物业工作人员负责维持现场秩序,优先安排老人、儿童和孕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负责采样后的医疗垃圾处理和环境消杀。

我本想在在一旁跟着同事见习一会儿,但实际情况是根本不可能!每个人面前的一张桌子就是一个临时“战场”,等待核酸检测的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独立完成。

第一天,转试管盖时我因为手滑把盖子掉在了桌上,只能重新开一管试剂,为此我暗暗自责了很久。

在排队测核酸的队伍中,最显眼的是一位外国友人,他拿的是护照,社区工作人员不知该如何操作,我赶紧上前帮忙。移动采集程序退出后,重新扫描发现他是黄码,我告诉他不要着急,但焦急的他还是坚持用颠三倒四的中文和我交流,反复问我封控了没有生活物资怎么办?我告诉他,一会儿小区会发物资并帮他人群。他听后长舒一口气,整个人和缓了许多。离开时,他还挥挥手对我们说了一句“Thank you”。

这几天杭州的天气异常闷热,不时还伴有中雨,我的许多同事奔波在工地、筒子楼、老破小之间;每个点位间隔约两公里,都要徒步行进,待到下午1点完成任务时鞋袜都湿了。第一天操作有些紧张,稍一松懈,整个人困得不行,然而,第二天仍是凌晨4点起床出任务。

那些不和谐的音符

上午9点半,一个户小组出发了。

这是一支“混编”队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采样医生,穿着隔离衣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小区负责消杀的

保安。我们要对十几位因为行动不便或红码不得不居家隔离的居民进行上门采样。

路上,手术室护士周妮告诉我:“一会儿采样时要做好严格的防护和手卫生,否则就有被感染的风险。”我默默地地点了点头。

在3幢附近的一户居民楼里,入户小组碰到了赤裸着上半身、腆着大肚子的黄新(化名),他是红码人员的家属。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

有身份证,还来问我,你们是怎么想的!”他不耐烦地冲着我们大吼。

经过反复解释,我们终于进门顺利给一家人测了核酸。出门时,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家的女主人患有轻微的抑郁症,已经好多年了。

此外,在核酸检测过程中我和同事们都曾被个别居民用酒精喷射“消毒”,我们的防护面屏上立刻被一片迷雾笼罩。根据要求,采样过程中不能擦拭面屏,于是我们只能在一片雾气中艰难地工作。

“明天还要测核酸吗,何时是个头啊?”也有人这样向我们发问。

我和队友们都默契地没有说话,现在杭州市仍有零星散发病例,小区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发物资了,什么时候能解封谁都不知道。但是我想,只要坚持不懈早点清零,就一定能早日解封,回归正常。

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

在核酸检测的6天中(我采样了两天),我和队友都是四五点起床,许多路途遥远的医务人员是三四点就起床准备,穿上防护服再坐医院的接驳车来到采样的各个点位。

4月26日天气异常闷热,清晨的气温就高达17℃。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事后我看了看时间,其实也只过去了十多分钟,但防护服下的我真觉得度日如年),我忍不住冲姗姗来迟前来帮忙扫码的社区干部大声说:“明天请你们早点来,每次都是我们和居民在等你们,你们看看队伍那么长,天这么热,我们穿着防护服很不舒服的,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下吧!”

几位社区干部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继续低头穿衣服。一位志愿者大伯跑出来打圆场,“好好好,我跟他们说,让他们明天一定早点来。”社区的鲁医生(化名)在一旁小声说:“我也一周没回家了。”防护面屏下,她的眼睛像两枚使用超时的电灯泡。

我在心里苦笑,看来大家都是打地铺、睡躺椅,吃住在单位一个多月星期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社区防疫战中,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着。我想起睡在楼梯间实施一对一“盯防”的特保人员,几片纸板箱做铺盖,一睡就是好多天;还有小区内每个单元都自发建立的物资群、志愿者群,让我看到邻里关系的空前团结与和睦。

这些平凡的小故事构成了战疫波澜壮阔的画面,由此延伸,我看到这个国家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和中国人民在困难中的众志成城。疫情不可怕,关键是我们都要有认真对待疫情的清静态度。

阳光下,小区志愿者将最新一批物资运到楼下,我看到一个居家隔离的男青年倚着窗户轻声唱着歌,歌名是《我和我的祖国》。

■ 凡人凡事

有一种稳定叫安逸

◎麦子

前段时间,一直在挖一个业务型财务,可寻寻觅觅老板总是不满意。我之所以烦心,一方面是来自老板的压力,怎么找个中意的人那么慢;一方面是来自同事的压力,这样的人还留在团队不换掉,HR在弄啥呢。

偶然看到他的简历,不禁眼前一亮:25年从业经验,从车间核算员做到主办会计,又从主办会计做到财务经理,再从财务经理到财务总监。太好了,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啊。

可惜,高兴得太早,留在简历上的手机号码,打过去不是关机就是忙音。一次次拨手机号码,一次次失望;发了邮件,也是石沉大海。

好不容易,在一个周末的午后,电话居然被我打通了。“喂,哪位?”喜气的男中音,激动得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一家企业的猎头,不知道您这会是否方便给我10分钟?”一激动,我选择了一个较为中性的身份。

“可以的,你讲。”半个小时后,我们约好了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当然,增加的时间里,我跟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欣然接受。

接下来,就是等待见面的日子。

前台见到他,我有点讶异,老头衫,布底鞋,一条皱巴巴的西裤,整个人油腻腻的。我有点不敢认,您是李先生?是的,他慵懒地站起来跟

我握手,手也是油腻腻的。

面试官安排了二位:一位是老板,一位是董秘。

接下来的交流比我预想得要好,从管理会计谈到财税会计,从组织架构谈到团队资历。我暗自窃喜,人不可貌相。

最后,老板问了个送分题:“你看这个零件应该怎么报价?”“这个啊,料工费。”他回答。老板说:“如果我要工序成本呢?”他回了句:“工序成本我有经验,向来毛估估的,生产流转和财务核算不是一回事。”老板继续问:“那有办法纠偏让其尽量一致吗?”“这个你要问搞生产的,一般具体工艺他们比较清楚。”他说。我有点诧异,这不是最简单的成本步骤吗?从工序到零件,从零件到成品。

这时,边上的董秘发问了:“那你认为企业5年规划应该怎么布局?”“这个你应该问投资部吧,我只负责财务部。”他说。我有点忍不住了,不禁插嘴:“那您之前的企业做经营预算吗?”他说:“做啊,今天都不晓得明天的事,我从来不相信5年后的事情,年年做年年不准的。”我说:“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吗?”他的回答很真实:“我现在考虑离退休还有10年,就想找个安逸的地方;至于薪酬,高个20%到30%就行了。”

结果,可想而知。面试结束,送他到门口,我冒出一句话:有一种稳定叫安逸。祝愿他,一切安好!

■ 情景交融

千年水乡水滨村

◎余喜华

四月江南,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河水荡漾,春意泛滥。

地处台州市路桥区最西部的螺洋街道水滨村,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网风情。

有关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路桥枧头及其上游鉴洋湖一带,尚是东海岸边的一片海滩。时光流逝,沧海变桑田。隋唐以后,人进潮退,筑坝造陆,鉴洋湖被周边陆地围成泻湖,枧头所在地方,便成为河网密布,港汊纵横,兼葭苍苍的水乡泽国。

陆续有人在此聚居。原始农耕时期,人们用粗砺、稍作加工

的木槽从河里引水,灌溉农田。“枧”是木槽之意,枧头的地名因此而来,朴素自然。以林姓人为主的聚居格局,枧头一词便扩展成为“枧头林”。新中国成立后,以余姓为主聚居的枧头和以林姓为主的枧头林分成两个村,后来枧头改名叫“东风村”。

南宋咸淳年间,有一个叫余藻的螺洋余氏先祖,通晓农业水利知识。他带领族人和当地民众,在今黄岩院桥沙门店以东、梅山以西,筑水渠两条,并修建了罗川闸。又在螺洋枧头后叶修筑一堤坝,将浮排里与山水泾、鉴洋湖相通,从而使包括东风、枧头林在内的路桥螺洋一带,河道纵横交错,池塘湖泊星罗棋布,方圆几十里旱天无旱灾、雨天无涝灾,保证了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造福了一方百姓。

沿着河岸而行,只见除小部分河岸由水泥浇砌而成,大部分是夯土河堤。那些经由河水长年累月冲刷,形成的不规则的沟沟坎坎,恰是蟹虾螺蚌自然栖息的天然温床。

河水自南向北,缓缓流淌,从上游鉴洋湖迤邐而来。此处河面开阔,最窄处目测估计有十余米

宽,而最宽处,是伸入村庄田边的一处河荡,足有二三十米宽。在河荡的对面,有数条小河汉伸向稻田深处……

河面上还有三座木质吊桥,连接主河道的东西两岸,也串联起那条伸向稻田深处小河汉的南北两侧,使得行人能在河的各处自由来去。

房舍紧挨着河东岸而建,都是砖混水泥建筑,少了些古朴、原始的风貌,但一排排、一行行整齐划一,白墙黑瓦,错落有致。四面绿树掩映,芳草萋萋,莺飞蝶舞,透露出几分质朴平淡的气质,见证了新农村建设的

气象。

河的西岸,有几个撑着花凉伞、裙裾飘飞的女子,在互相嬉戏、追逐着。她们的倩影倒映在水中,仿佛一片云影,渲染了那角水面。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从文化礼堂的村史介绍中了

解到,曾几何时,紧靠黄岩鉴洋湖不湿地的枧头林,只重视经济建设,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发展观,使枧头林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几年前,枧头林村的道路坑坑洼洼,“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路旁垃圾成堆,蚊蝇乱飞;河道堵塞,河水乌黑发臭,杂草丛生。村人生活状况极其恶劣,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人家,都往城里或附近的香樟湖畔买房,逃离了村庄。

自2010年始,在浙江大学环保所支持下,枧头林开启环境整治,建设秀美家园的“美丽乡村”之路。村民的房前屋后,都通上了平整的水泥路面,清理了垃圾,填埋了露天粪坑,增设了太阳能垃圾回收箱和公共厕所。疏浚了河道,并在河和路的两旁因地制宜地绿化,建起了通向散落在村庄四周的五个休闲小公园。

如今的枧头林,绿树成荫,秀



春满校园 王国海 摄

■ 微型小说

本领

◎翁建飞

冬去春未现,疫情防控再度吃紧。路南街道委派从部队转业不久担任武装部长的林正茂,前往桥东社区指导协助相关工作。

这天傍晚,他与社区工作人员小王搭班,突击布置临时核酸筛查点,为次日所在社区居民开展核酸筛查做准备。

林部长和小王选定地点后,就开始动手划“隔离线”。突然,小王犹豫起来:“这标准的‘一米线’怎么确定?”也难怪,毕竟小王手头没有丈量工具,又是第一次接触实地划线,长短的确不太好把握。“来,我们先划一条中心轴线,然后,我每跨一步再加小半步,你划一条线。”林部长从容不迫地亮出用脚丈量距离的“绝活”。于是,他俩一个抬脚均匀地迈步,另一个弯腰细致地划线,双方配合得十分默契。

不出半小时,一条总长50米,每段截成一米的“隔离线”,犹如鱼骨状呈现在了水泥地上,工作效率极高。继而,林部长又比照中心轴线,准确无误地估算出两条通道之间的隔离线长度,与小王一道按规定高度固定于现场。整幅“线条图”简洁美观、布局合理,符合医学检测管理规范要求。

第二天一早,林部长和小王再次来到核酸筛查现场维护秩序,提供后勤保障。小王欲求证一下用脚

丈量的“一米线”的精确度,悄悄地从家里带来一把钢圈尺进行丈量,误差率几乎可忽略不计。这让小王佩服不已,他向一旁的林部长竖起了大拇指:“你用脚丈量的‘一米线’真准,太厉害啦!”“这算不得什么,那是当兵时从共同科目训练中学到的,正常行军时每步步幅为75厘米,再跨小半步相加就是一米,极少会有误差。”林部长爽朗一笑说,以前不怎么重视的专业技能,没想到关键时刻还真派上了用场。

此刻,晨曦初露,前来做核酸检测的居民渐渐多了起来,林部长和小王上紧“发条”,投入到了又一轮扑灭疫情的战斗中。

水环绕,渔歌唱晚的田园风光,不仅使外出的村人回归,还吸引了大批城里人到此郊游观光。当我们路过一处河边凉亭时,只见一群中老年音乐发烧友在吹拉弹唱。那悠扬的旋律,回荡在水乡上空,与周围的秀水田园、欢乐的游人,构成一曲欢快的水乡畅想曲。

眼前的枧头林,被称为路桥的“小可可西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徜徉河边,我一直在想,大自然无私地给我们提供稻谷、蔬菜

和鱼虾等食物,使得人们世代丰衣足食、繁衍生息。但它也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做到索取有度。

两三年前,枧头林与东风村又合并在一起,组成的新村叫“水滨村”。枧头林与落户原东风村后叶的水心草堂一道,共同构成水乡新村的美丽画卷,继续朝着美丽乡村建设的道路上大步迈进。